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腐情凶猛



使生命纹路繁密,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韩松落,西北人,居河北,写专栏,做小说,看电影,用文字

《观音山》里,范冰冰替肥龙找公道那段,被视为范冰冰演技飞跃的证据:她举起瓶子向头上猛敲,然后带着沥沥而下的血溪,捧住小女流氓的头像,尽管我知道这一吻表面上的动机——小女流氓曾经以吻作为调戏和侮辱肥龙的手段,仍看不出吻得多么认真有必要,无奈,电影世界里,腐情正凶猛,前有《风声》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的疑似百合情,后有《雪花与秘扇》的境遇性蕾丝,在《观音山》前半场的残酷青春议题里,加上这么一个血淋淋的、显示内心摇摆的吻,似乎也说得过去。

况且,在全球电影的卖腐浪潮里,女性情谊已经落后了,不得不紧急追赶。《艋舺》里,有“我们的感情怎么变成这样了”作为点睛之笔,《让子弹飞》中,有“你是要杀我还是睡我”制造悬念,更别提《西风烈》中,从张彻和吴宇森电影一路沿袭下来的惺惺相惜对手情,《关云长》里,曹操和关羽的遥遥相望,还有《大侦探福尔摩斯》、《妙贼警探》、《吸血鬼日记》、《邪恶力量》汇成的凶猛腐浪。

观看是有成本考量的,要在尽量少的时段内,完成尽量多的感官刺激。萨德的情色戏剧理论之一,就是要在一出戏里不断加入新人,最后的高潮场面,也往往是人最多的场面。所以人们愿意看爱情片,一次看见两个,比看见一个划算。如果两个都好看,就更加划算。两个男人(或者更多),以及两个女人(或者更多),而且是好看的男人女人,符合

这种成本计算。
更重要的是,从前,欲望得被生育这个目的掩护着,凭借人类繁衍的需求获得了地位,即便是那些“多余的性”也能获得理解,因为医学技术不发达,一次恩爱,未必能导致受孕。但现在情况变了,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的结果,是整个换了态度,从求着你生,变成求着你不要生,甚至想尽一切办法消灭人口,从前是明着来,战争或者屠杀,现在是暗着来,经济或者科技手段,与克里夫·巴克借他的屠夫电影表达的人口观一脉相承。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以快乐为目的的性,于是合理了,并且变得有美感了,上世纪60年代的青年试图达成这种解放,最后还是乖乖回去生孩子。五十年后,这种解放实现了。

甚至实现到了我们没能预想到的地步。到从前母校的百度吧去看,不禁骇然,帖子清一色与腐情耽美有关:“初三三班出现了耽美现象”,“让某某和某某(皆为男名)在一起吧!”毛都没出齐,欲望倒已经出齐了。还是整个世界催化的。

不过,腐是有尺度的,不是电检处的尺度,而是表达欲望时的尺度,要暧昧,要似是而非,一旦真刀实枪地滚起床单来,电检处答应,观众也不答应。所以,“腐”是《夜访吸血鬼》的那种悸动,却万万不能是《蓝宇》的大鸣大放,它是有可能,却不实践,没禁止,却似乎还有点阻碍,是在欲望泛滥之后,自找的不痛快,让实现欲望多点麻烦,因此增值,甚至有可能,是一种新的禁欲主义。

个别生活 易水寒专栏

哭戏



集反映时代进程。
易水寒,河北人,现居长春,供职于某媒体。出过八本书,写过很多短文,密

河南人说“十出豫剧八出哭”,其实其他剧种也差不多。中国的戏曲,尤其是北方戏曲,哭戏(或曰苦戏)比例很大,甚至连《七品芝麻官》这样的喜剧中,落魄少女林秀英哭诉冤情的一段,楚楚可怜,如泣如诉,也占了重要戏份。中国从古至今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多苦多难,哭戏能获得广泛共鸣自然合情合理。

哭戏中,又以“死别”为多。人生至悲,不过“生离死别”,“生离”尚有可能会见面,死别却是天人相隔,一刀两断。中国人重视亲情,讲究父子孝,同时,因为缺乏制度保障,生存的依赖寄托于亲人,妻子靠丈夫糊口,丈夫靠妻子照料,幼儿靠父母抚养,老人靠子女赡养。一人去世,断了亲人生计,真是天塌一样。因此小寡妇哭坟,老嫗哭坟之类,具有强大的生活基础,演员经历坎坷,有感而发,观众触景生情,联系自身,往往是演员在台上唱着哭,观众在台下听着哭,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评剧《杨三姐告状》中,杨二姐被害后,扮演杨妈妈的赵丽蓉有一段经典唱腔:“我那没有见着面的,叫不应的,短命鬼的丫头啊——从小,你跟为娘没有享过一天的福,你替我做了个活计,为了个难。一十九岁你把门子出,你那好婆家,不愁你的吃,不少你的穿。也是我的儿福薄命短,这样的家财你没有命儿担。你死一身只顾了你,竟把你未老的爹娘,扔在了一边……”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人转《秦雪梅吊孝》中,也有一段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唱腔。商林的妈妈哭儿子:“不见着棺椁老身我就不落泪,一见着棺椁,我就泪悲啼。”比起杨妈妈来,独子的去世,让商林的妈妈更老无所依,她哭的内容也更具体:“叫娇儿,娘养你,你咋只顾你自己,老娘我白发苍苍依靠谁去。你死,好比那纸糊的大船再也不能渡海,铁打的牯牛怎么能够再拉犁?”

秦腔有一出戏,名为《朱春登哭坟》,是少见的儿子哭妈。一般的哭

戏,都是弱者哭强者。家庭中的强者去世,弱者失去依靠,自然要哭。强者哭弱者,就是出于感恩、亲情所致了。来看看这段唱词:“尊一声年迈的母你阴魂来听,娘啊!天不幸我的父早已丧命,娘为儿守寡居孤苦伶仃。娘为儿顾不得雪积霜冻,娘为儿顾不得烈日烘烘。娘为儿忍饥渴犹如染病,娘为儿几日夜坐卧不宁。养育恩比天还高更比地厚,娘啊比泰山还要重,老娘啊!……回家来不见我娘面,却留下了两堆黄土冷清清。再不能听娘的声音见娘的尊容,再不能娘啊娘啊叫几声。再不能夫妻双双来把老娘来孝敬,再不能早进茶膳夜点灯。再不能出门做业对娘禀,再不能回家尊娘声。朱春登直哭得昏迷不醒,要相逢除非是南柯梦中……”秦腔曲调本来就苍凉悲怆,配上字字带血的句子,任谁都忍不住黯然神伤。

石家庄丝弦是一种地方小戏,但边树森演唱的石家庄丝弦《李天保吊孝》脍炙人口,影响很大。剧中,李天保这样哭祭未婚妻:“泣不成声难言语,满腹惆怅诉与谁?世上的男女成双对,李天保在青春少年死了妻……”“那一日我闷闷不乐门前站,猛听得嗷嗷嗷嗷嗷嗷嗷,笙管齐鸣无风又无雨,转身抬头看仔细,是谁家的车辆鼓乐去迎娶。今天倒是一个好日期,在前边抬着一顶花轿,在后边紧跟着身骑骏马精神焕发插花披红挂红插花了一个新女婿。我看见了人家就想起了你,想起了凤姐我的结发妻……”早年间,贫家子弟娶老婆不容易,打光棍儿的大有人在,现代人估计难以理解这种要死要活的情愫了。

哭戏若唱到观众的痛处,一下子就会把他的眼泪拽出来。即使没有同感,见演员撕心裂肺,哭天抢地,观众也常常要掬一捧同情之泪。当然,读这篇短文时,最好能找到相关的磁带和录像,或者从网上下载到相关视频,对照唱词看一看,听一听,就更能身临其境了。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万里赴戎机



深报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

记得前年看见一条新兵运输的新闻,说是坐上了动车组,去西藏的新兵甚至还转乘了飞机。这我不禁感慨起来。我们那时候当兵哪有这么好的条件,别说飞机了,就是坐火车也是那种闷罐车,现在铁道上跑的还有,就是那种全封闭的货车,中间是一道滑门,没有座位,没有照明,没有窗户,也没有厕所,车厢的地上只有几张草席,上下车都得跳上跳下。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车厢里没有暖气,也不能生火取暖,我们席地而卧,从头到脚裹着刚发的新棉被,还是抗不住那分寒冷,后来我们就俩俩搭伙,把两床被子重叠起来,一头一个,互相抱着臭得难闻的脚取暖。车轮有节奏的咯哒咯哒声,声声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正在大地上飞奔。然而,路途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火车在沿途的每一个小站都要停下来,有时候一停就是多半天。接兵的首长没说我们开往哪里,路上要几天。我们想,这也许是军事机密,谁也不敢去问。

车很少在城市停,停的地方都是些荒凉的小站。每当车停下来,就有人在外边大喊:停车了,停车了,各车厢打开车门,下车方便,洗漱,吃饭,不要乱跑,注意安全,各连排班要注意清点人数。这时我们就抓紧时间拉开车门,到站台上去伸伸腿,找地方拉屎撒尿。更多的时候是慢腾腾地走,这时候不准开车门,谁要是想方便那可麻烦了,但是人不能让尿憋死呀,实在忍不住了,办法也就想出来了。

火车行驶着,车体剧烈摇晃振荡,使人站立不稳。我们就把车门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不能太宽,比人的身体窄一点,谁去撒尿就站到车门口,一只手努力撑开裤子中间的那个方便的小口,另一只手扶着那个正在排泄着尿液的小东西,这样一来,使身体稳定下来的任务就只有交给双脚和肩头来承担了。有一次我去这样撒尿,用双脚死死抵住两侧的车门,与双脚构成一个稳定的三角,我看着自己的尿带着初速度斜着射出去,到

达门外风口处,风力压过了尿的初速度,尿束突然改变方向,横折过来向后飞去。

如果有人要大便就更不那么容易了,尿液可以在压力下射出车厢,而大便就射不出去了,当然拉稀除外。实在憋不住的时候,就由两个同伴一人拉着一只胳膊,那个要大便的人就悬空蹲在车厢门口,把圆圆的屁股努力伸向飞驰的火车车厢外面,无遮无挡地暴露在凛冽的寒风之中,那屁股几乎立即就被冻僵了,肌肉紧缩,不听指挥,不肯松驰下来把大便释放出去,没办法,只好暂时撤回屁股,回到被窝里暖暖,等肌肉放松了,再回去拉,有时要折腾好几个来回才能完事。

后来上面传来命令,不准在火车行驶中打开车门拉屎撒尿。据说有一个车厢的一个哥们儿就是这样撒尿时不慎掉下车,摔死了。

在最后那段路上,我们看出来,车是在往高处爬,往南方走,中间经过了宝成线和刚修好不久的成昆线,地势极其险峻,基本上是隧道连着高桥,高桥又直接穿入了隧道,让人看了惊心动魄。列车在隧道里停车的时候,我们听到隧道里面的水哗哗地流个不停,让人觉得这隧道似乎马上就会坍塌下来。铁路两旁的山坡上,时有一片片的坟墓,据说那是修成昆线时牺牲的铁道兵战士的坟墓。就这样走走停停,十多天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终点站春城昆明。哇,这里真暖和呀!

报道说去年许多入伍的新兵干脆坐上了高铁:湖北省首批120余名新兵在武汉火车站乘坐高速列车奔赴位于广州等地的军营。浙江省萧山籍新兵余帅乘坐高铁从杭州出发,仅用了189分钟就到了南京火车站。

木兰古诗云,“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形容应征将士奔赴边关的情景。我觉得这句子别说在古代,即便是用来形容上世纪70年代我们坐闷罐车赴云南军营,也还是有点夸张。而用在今天,才算是恰如其分。

千年房事 李开周专栏

经济适用地



《食在宋朝》、《祖宗的生活》。
李开周,职业撰稿人,编剧,专栏作家,著有《千年楼市》、

历代贫民解决居住问题的手段,除了租房,还可以自己盖房。盖房需要土地,在五代十国时期,后唐政府曾经推行过一个很人性化的政策:降低土地出让金,让需要自建房的穷苦市民花很少的钱就能买到地皮。这个政策类似现在的经济适用房,我称之为“经济适用地”。

后唐的首都洛阳,地价很高,临街地皮卖到10万文一亩,无房的市民买不起,而有房的权贵却大批囤地然后高价出租(从唐朝到民国,一直流行在租来的土地上建房)。为了让穷人们也能买得上地皮,同时也为了打击囤地的权贵,后唐明宗规定,一户家庭只能购买一块土地(这块土地面积有多大,史料上不见记载),如果买了两块甚至更多,或者在已有住房的情况下又购买土地的,其超出指标的土地必须由政府以极低的价格强行征收,然后再按同样的价格出售给需要自建房的无房户。

后唐明宗把洛阳的土地分成三等,第一等土地的征收价格是7000文一亩,第二等土地的征收价格是5000文一亩,第三等土地的征收价格是3000文一亩。这个地价当然是很低的,据我所知,当时一石米(90斤)卖150文,一文钱相当于人民币1.5元。也就是说,一等地10500元一亩,二等地7500元一亩,三等地只有4500元一亩。《太平广记》第53卷记载,后唐时一个王夔的人在洛阳给人打工,试用期月薪是500文,老板

见他做得努力,给他涨到每月1000文。一个打工仔一年的薪水,就能买一亩上等宅基。

现在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存在一些漏洞,很容易被人钻空子。譬如说,可以在申购上作假,让内部领导、内部职工,送了钱的、有关系的人员获得申购权,这帮人获得申购权之后就高价倒号以获暴利;还可以直接在本该开发经适房的划拨土地上开发商品房和高档别墅,开发商承诺把盖好的一部分别墅低价转让或者无偿赠送给要害部门的要害人物,以求他们保驾护航,剩下的房子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获得暴利。这些漏洞很难补:监督者就是执行者,负责补洞的跟正在挖洞的穿一条裤子,或者根本就是一个人,想把漏洞补住,想让经济适用房真正成为买不起房的广大百姓的福利,实在很难;但是也很容易补:监督到位就行了。

后唐的经济适用地,漏洞一样很大,因为那时候专制盛行,权贵们一手遮天,老百姓连名义上的主人都不是,何谈监督?后唐明宗怕漏洞出现,努力在文件上做细活儿:“各色人等不许两处收买土地,如妄托形势,辄有逗留,分外邀颀,固心占吝者,所犯之人,当行重断。”可是这些文件在具体施行的时候都变成了废纸,那些定价非常便宜的地皮最后都被权贵瓜分,然后继续高价出租,获得了更大更惊人的利益。